

人文地理

司马祠墓柏森森 龙门长吊史圣魂(上)



司马迁画像。



黄河西来决昆仑，咆哮万里触龙门。

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，自内蒙古河口镇始，急转南下，将黄土高原撕成两半后，沿晋陕大峡谷一路狂奔，直至峡口最南端龙门，在此“激浪三千尺，平地一声雷”。《尚书·禹贡》云，此地“两岸皆断山绝壁，相对如门，惟神龙可越，故曰龙门。”龙门东为山西河津，西则是陕西韩城。

相传夏禹“导河积石，至于龙门”，在此凿山断崖，引黄导流，历十三年而驯服洪水，使天地平成。公元前145年，“史圣”司马迁生于龙门，即今陕西韩城嵬东乡。这位一生多惊涛骇浪的龙门才子，终以残缺之躯，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，成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。

仰仰乎司马，郁郁乎成风。自西汉至今，在黄河西岸的龙门故地，对一代“史圣”的追思仰慕之风，绵延两千余载；因司马迁而兴盛的尊师重教、诗书传家之风，润至深山，流遍乡野；“解状盛区”“户尽可封”的文史之乡，好德仁义、两袖清风者辈出，正如司马迁语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。

公为河山增其光，河山为公留其彩。高考前夕，记者来到“士风醇茂”之地韩城，访龙门余泽，寻司马遗风。

文章时代 功追尼父

司马祠中柏森森，龙门长吊史圣魂。在韩城东南方向的高岗上，司马迁祠墓西枕梁山，巍巍耸立。东面，一线黄河接天而去；南方，春秋时秦晋大战的韩原古战场悄然无声，悠悠魏长城隐没其间。

韩城人，不将这里称祠称墓，而是唤作司马庙。概言之，龙门故地，以神灵之待遇，供奉司马迁。

西晋永嘉四年(公元310年)，太守殷济“瞻仰遗文，大其功德，遂建石室、立碑、树垣”。此后，司马迁祠墓香火绵延，已历经1700多年。

沿着司马古道，我们开始了瞻仰之旅。古道长300多米，以巨石筑路，行走其上，足下厚重，身沐沧桑。

据韩城市志记载，古道始建于春秋时期，因地处沟通芝川河谷和韩原的坡上，又名“韩奕坡”。司马迁祠墓建成后，当地人渐渐将这里改称司马坡、司马古道。北宋年间，后人以巨石铺筑，为瞻仰司马魂时“晴天不扬尘，雨天不带泥”。

“司马迁曾在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，专门引用《诗经》之语‘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’来赞美孔子。”讲解员杨萌萌指着古道边的木牌坊介绍说，“两千多年后的上世纪40年代，在这块立于清康熙年间的木牌坊上，韩城人为司马迁题写了‘高山仰止’四个字，以显追思之风。”

穿过木牌坊，步入朝神道，再往前，便是九十九级台阶，此为清康熙年间，韩城县令翟世琪和当地民众捐钱捐物，耗时数载修筑而成，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。

中国封建社会，九乃数之极，多为九五至尊的皇帝所用，民间修庙建祠时不可僭越。“太史故里的老百姓，敢于藐视皇权，修九十九级台阶，显然含有更高更上的意思。”韩城历史文化研究专家秦忠明说，“就是要晓喻世人，司马迁隐忍苟活，肠一日而九回，历百折而不挠，前后历经十余年完成《史记》，书写了华夏文明3000多年的历史，是位居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顶峰的巨人。”

献殿的砖甃之上，塑于北宋宣和七年的司马迁泥塑像着红袍，扶玉带，昂首而北顾，双目光望了他曾经深深牵挂忧虑的地方——正是在北方大漠深处的匈奴王廷腹地，李广之孙少将李陵率五千步兵，深践戎马之地，垂饵虎口，横挑强胡，与三万匈奴精骑血战十余日，匈奴不胜，恐慌之下倾八万之众合力围攻，李陵孤军转斗千里，矢尽道穷而救兵不至，遂兵败被俘。

这场发生于汉武帝天汉二年(公元前99年)的汉匈大战，成为司马迁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——因为替李陵慷慨辩护，时年40多岁的司马迁身陷囹圄，于天汉三年被施以最极之腐刑。

“每念斯耻，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！”在力透纸背、字字是血的《报任安书中》，司马迁道明自己之所以未就死而就刑，皆因父亲司马谈未竟之业《史记》，“所以隐忍苟活，幽于圜墙之中而不辞者，恨私心有所不尽，鄙陋没世，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。”“仆诚以著此书，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，通邑大都，则仆偿前辱之责，虽万被戮，岂有悔哉！”

“龙门有灵秀，钟毓人中龙。学殖空前富，文章旷代雄。怜才膺斧钺，吐气作霓虹。功业追尼父，千秋太史公。”上世纪50年代，郭沫若先生不远千里，到韩城瞻仰司马迁祠墓，写下了这首五言律诗，碑刻字迹至今仍清晰可见。

寝殿之后，便是司马迁墓冢，冢上长有千年古柏一株，树干自坟出而分五枝，朝向远方的黄河。正如明代李因笃所诗：“尚余古柏风霜苦，空对长河日月深。”

墓冢整体呈穹庐顶形，四周裹砖上雕有八卦图案，意在颂扬《史记》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。



司马迁祠墓。资料照片

龙门长吊千秋史圣

“历代以来，龙门故地对司马迁的追仰，最直观的表现，一是修墓刻碑，比如单是有碑文记录的，自宋至清大大小小的修建就有17次，历次修缮多为韩城地方官和民众集资出力，如明万历年间，进士出身的韩城人张士佩，捐司马坡下水田五亩两分，募人一边替太史公守坟，一边耕作。苦心经营30年后，用积攒所得为司马迁修殿三间。”秦忠明说，“另一个直观表现，就是绵延千载的民间祭祀。”

从北宋年间起，韩城民间就有了盛大的司马迁庙会，至明万历年间，司马迁庙会祭祀便升格至正祀(祭孔)级别。而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，韩城民间就开始在清明节祭祀司马迁，但氛围并非凄凄惨惨“欲断魂”之感，相反却是敲锣打鼓，热闹非凡！这在司马迁后裔所在的徐村尤为明显。

徐村之“徐”，喻司马迁残余之两脉后人，也有“延续”之意。相传徐村现有的同、冯两姓，均为司马迁后裔，为避官家耳目，族人将“司”“马”二字添加笔画后改姓同、冯。

徐村祭奠司马迁，要唱“跑台子戏”：清明前一夜，先在村西临时搭台唱戏。黎明时分，突然之间鼓乐全停，灯光齐灭，演员不卸妆，直奔村内九郎庙；村民拆舞台，装道具，随演员狂奔，生角背着旦角跑，成人抱着小孩追，履失不找，冠掉不拾。九郎庙正台上的乐班见演员跑来，猛然间大戏开锣，鼓乐震天。

如此别开生面的祭奠，概为纪念《史记》问世。相传汉宣帝年间，同、冯两姓之人在清明之夜，偷偷为先祖司马迁唱上坟戏，突然听说京城大批人马来直奔徐村而来，众人以为又要兴师问罪，仓皇逃散。下了坡才知，原是汉宣帝采纳了司马迁外孙杨恽之奏请，同意《史记》面世。大祸转为大福，大悲实为大喜，两姓人随即在坡下重搭戏台，鸣锣庆祝。

“别人清明泪涟涟，徐村清明胜过年”。清明连唱三天三夜跑台子戏，就这样在悲喜交加中留传两千余载。2006年起，韩城市人民政府开始主办每年一届的“祭祀史圣司马迁大典”；2014年，徐村司马迁民间祭祀，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

韩城党家村内的门楣刻字“耕读第”。

文脉日昌 深入骨血

大象山，有道十八弯，茂林密其巅；尽览南川与北原，东望黄河一线天。

位于韩城西北部的象山，海拔600多米。旭日东上，我们在山色如黛中，来到了象山之巅，追仰另一位龙门才子——杜鹏程。

苍翠庄严的墓园之中，以《保卫延安》为主题的浮雕墙，如杜鹏程的笔力一样粗犷雄壮，坚韧挺拔。前方，披衣而立的杜鹏程塑像凝思远眺，望向远处的故乡——烟火万家的韩城。

1921年，杜鹏程出生于韩城夏阳乡苏村，这里离司马迁祠墓仅十余里。幼年丧父的杜鹏程，自幼家贫。因苏村以种植、加工辣椒而远近闻名，为了求生，杜母常常背着儿子，没日没夜地碾辣子，以致很多时候眼圈都是红的。

“上世纪20年代末，杜母带着年幼的杜鹏程，在县城租下民房，为的就是能让儿子读好书，上好学。”杜家的故交、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副会长薛引生说，“在县城的学校里，杜鹏程边读书，边给学校打铃，挣一点零用钱贴补家用。”

“他把中华民族的文化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，把中国历史学说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，也把中国人的自我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……这就是自古至今，人们学习他、崇敬他、忘不了他的根本原因。”多年以后，杜鹏程如此评价司马迁，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——司马君。这位当代知名军旅作家，以此种方式追仰伟大的同乡。

“司马迁对韩城人的影响太大了。”韩城司马迁文化研究专家贾雪芹说，“不管在任何时代，司马迁都是这座城市最大的偶像；无论家里多么贫穷，日子多么艰难，像杜母这样的尊师重教、耕读传家之风，始终徜徉在韩城人的骨血里。”

“溥彼韩城，疆分周命。”韩城，古为周武王幼子之封国，地处黄土高原南部、黄河西岸，域内七山一水二分田，在历史上并非富饶之地。但受司马迁和《史记》的巨大影响而兴盛的耕读之风，在这里流遍乡野，润至深山。清朝西北地区唯一的状元、韩城人王杰曾说，“吾乡非沃土，然慕读书”。

太守殷济为司马迁建祠建墓后，没几年便直接辞官回到家乡韩城，构筑精庐，设帐授徒，传讲《史记》；隋唐以后，随着韩愈、柳宗元、顾炎武等大批文化名人的推崇，司马迁和《史记》声誉渐隆，韩城文脉也随之渐昌。

据新华社